



論文卷

LUNWEN
JUAN

主编 邱雷生
副主编 蒲向明 毛树林 王世雄 焦红原

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

总主编 任跃章
副总主编 古元章 张金生 邱雷生

ZHONGGUO
BAIMAREN
WENHUA SHUX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论文卷 / 任跃章总主编；邱雷生主编。--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226-04905-1

I. ①中… II. ①任… ②邱… III. ①藏族—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1652 号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袁尚

美术编辑：马吉庆

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论文卷

邱雷生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26.5 插页 4 字数 406 千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400

ISBN 978-7-226-04905-1 定价：80.00 元

总序

当今白马人聚居的甘肃省文县和四川省平武、九寨沟县，地处甘川交界地带，地理位置独特，地形地貌复杂，气候温润宜人。早在 7000 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多元文化兼容并蓄、薪火相传，绘织成一幅特色鲜明、异彩纷呈的文化长卷。白马人民俗文化便是这幅长卷中的一朵奇葩。白马人是白马氏后裔，当代学术界称白马藏族，约 2 万人，被人类学家称为东亚大陆上最为古老的部族。他们独特的信仰、语言、服饰、歌曲、舞蹈和生产生活习俗历经千年而血脉延续，他们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饱经沧桑而保存至今。文县傩舞“池哥昼”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充名录。文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白马人民俗），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白马人民俗文化之乡”；文县铁楼藏族乡入贡山、草河坝、石门沟村案板地被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命名为“中国传统村落”，麦贡山村被国家民委命名为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同时，平武县的“跳曹盖”和九寨沟县的“㑇舞”、“南坪小调”、“熊猫

舞”等都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白马文化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独具魅力，是我们传承弘扬民俗文化的奇异瑰宝。

白马氏人为中华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建立了前秦、后凉及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等地方政权。虽然白马人在新中国成立时被登记为藏族，但许多方面都有别于藏族。白马人坚守着以自然崇拜为基础、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多神信仰习俗。白马人能歌善舞，他们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池哥昼”以原始古朴、粗犷、豪放著称于世。白马人的服饰绚丽奇特，文化符号丰厚，从头饰到发饰、胸饰、衣饰、腰饰直至脚饰，构成了完整和谐的统一体，风格独特、赏心悦目，在我国民族文化中独具特色。白马人的婚俗世代相袭，不与外族通婚的族规，保留了白马人纯正的血脉。白马人没有文字，却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口耳相传，千年不绝。在古老神奇的土地上，粗犷强悍的白马人，跳着热情豪放的火圈舞，品着醇香四溢的咂杆酒，唱着酣畅抒情的敬酒歌，描绘出一幅瑰丽多彩的民族民俗风情画卷。

千年风雨，千年乡愁，白马河、夺补河依然静静地流淌着。但是随着现代文明进入白马山寨，白马人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一些白马民俗文化正在被人们遗弃和淡忘，甚至消失。抢救、保护、传承这一原始古朴的民族文化和独具特色的风俗，成为文化繁荣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成为历史赋予社会各界的神圣职责。

陇南市政协自成立以来，认真贯彻落实陇南市委、市政府关于文化建设的总体部署，自觉地把保护传承白马人民俗文化作为存史资政工作的重要任务，充分利用联系广泛、人才汇聚的优势，在市直有关部门和文县、平武县、九寨沟县的支持配合下，对白马人民俗文化的整理研究、保护利用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艰苦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白马人民俗文化的书籍，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2014年以来，陇南市政协把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整理列入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确定专门人员，一方面着眼于白马人民族语言的抢救挖掘，广泛采集白马人语言资料，开展《白马汉大词典》

编辑工作；另一方面，更进一步深入、系统、全面地挖掘整理白马人民俗文化资料，又编辑了《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分为《信仰卷（上下册）》《非物质文化遗产卷》《论文卷》《服饰卷》《舞蹈卷》《歌曲卷》《杂歌卷》《故事卷》《散文卷》。

当前，铺天盖地的西方文化以及传播迅速的现代文明，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民俗文化的延续与生存。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对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责任。编辑出版《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全面系统地保存民族民俗文化资料，为更多的专家学者在更高层次上的深入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基础资料，以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是我们为此做出的一点努力。

我们希望，《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的出版发行，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投入到白马人民俗文化的挖掘、研究和保护工作中来，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

编者

2015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 001 白马语的定位及保护
——“首届中国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 孙宏开
- 010 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考察文县白马民俗文化感言 / 杨继国
- 013 白马民俗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 / 赵文洪
- 019 关于白马人民俗文化保护的思考 / 陶立璠
- 024 文县是白马人的家园及氐与藏无关的证据 / 李世仁
- 033 对白马人池哥昼几个问题的探讨 / 张金生 邱雷生 莫超
- 045 陇南白马藏族“池哥昼”中“知玛”的戏曲学价值 / 包建强
- 057 源于白马人大型萨满祭祀活动的再次级仪式：“猫猫舞” / 宋西平
- 072 白马人曹盖舞与圆圆舞探源浅议 / 李德书
- 078 九寨沟县白马人的“㑇舞” / 班海平

- 081 白马人“火圈舞”的文化阐释与身体象征 / 王阳文
096 论白马藏族文学在陇南川北毗邻区的流传 / 蒲向明
112 再谈白马人民间故事之母题 / 张雪娇
131 母题类型视野下的白马藏族民间难题故事
——以陇南白马藏族故事为例 / 杨军 蒲向明
142 尚议陇南白马人蛙崇拜的文化意蕴
——以民间故事《阿尼嘎萨》为讨论中心 / 王萍
150 藏彝走廊“青蛙娶妻”型故事的情节生成和文化意义
——以陇南白马藏族故事《阿尼嘎萨》为中心 / 唐海宏 蒲向明
170 白马古歌“勒”的文化特征 / 王万平 班旭东
192 白马藏族“酒曲体”诗歌对人生境界的审美表达 / 张益琴 蒲向明
203 白马人服饰鱼纹管窥 / 张志春
212 陇南白马藏族服饰鱼图腾探源 / 豆海红
220 白马藏族“鱼骨牌”饰品的考古学研究 / 余永红
237 白马藏族百褶衣图案及其文化元素构成
——以陇南为中心 / 魏颖艳 蒲向明
249 白马服饰图纹的特点与底层结构 / 焦虎三
283 简说白马人火把节的价值 / 孟慧英
290 白马藏族的“抹锅墨”风俗考略 / 余永红
303 白马人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以文县铁楼藏族乡为个案 / 邵语平
312 白马藏族传统体育舞蹈文化探究 / 田广
320 从语言词汇看白马藏族的农耕文化特征 / 魏琳
329 白马语传承教育现状及对策 / 班旭东 杨么梅
335 村落建构的文化逻辑
——基于文县铁楼乡白马藏族村寨的考察与研究 / 权新宇
345 平武白马藏区祭祀用“巴色”法杖研究 / 冯作辉
357 从神话到神画
——白马藏族民间神祇绘画的文化意蕴透视 / 刘吉平

- 364 九寨沟白马人的丧葬 / 杨代友
- 370 秦人、白马氐与乞巧风俗
——以西汉水上游“跳麻姐姐”为例 / 彭战获
- 393 早秦文化中古氐文化元素浅析
——以西汉水流域的乞巧民俗文化为例 / 田 佐
- 403 从杨氏爷信仰看白马人的族源及氐秦文化的关系 / 黄 英
- 408 本卷编后
- 410 总编后语

白马语的定位及保护^①

——“首届中国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孙宏开

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

早上好！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向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昨天参观了甘肃陇南铁楼民族乡的民俗文化活动，感触非常深。1978年到1979年，我在四川和甘肃的三个地区进行过实地调查，当时是为了完成国家民委的民族识别任务，我应四川省民委的邀请，参加白马人的民族识别工作，负责的是语言方面的调查研究。我们都知道，要识别一个民族，语言识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之后，我又多次到平武地区进行过白马语的调查研究。今天，我仍然讲的是白马语言的问题。1978年冬天，第一次关于白马民族识别问题的讨论会召开，在那次会上，我就提出了白马语是一个独立的语言的观点，但当时有不同的看法。后来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白马人族属初探》，于1980年发表在《民族研

① 本文为2012年6月20日在甘肃文县召开的“首届中国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蒙会议全程录音，并整理出发言稿，经本人确认后发表。借此机会，谨对会议的筹备者及录音整理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究》（1980年第3期）上，文章全面讨论了白马人的语言、文化、历史、民俗等特点，也讲到了白马语的地位。我当时的研究所建立在对白马语调查的基础上，记录了3000多个常用词和一套语法，简单介绍了白马语的结构情况，与周围的语言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过去关于白马人的历史来源有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与藏族有关，另一种观点认为与羌族有关，但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认为白马人与历史上氐族的关系最密切。

一、白马语是一个独立的语言

1978年，国家公布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识别的一个民族，叫“基诺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民委曾经有一段时间把民族识别问题作为重点的工作来做，签发了好几个文件。我也随国家民委的许多民族识别调查组到各地做过民族识别工作，主要是在西藏的东南部地区的中印边界做调查研究，还到过四川西部西番地区做过民族识别调查研究。中印边境东段那个地区有两个民族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识别的，一个是门巴族，另一个是珞巴族，是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公布的。我们此次首先调查研究的是僈人，对僈人的调查研究当时影响比较大，受到了费孝通先生的重视。1978年费孝通先生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当时是民族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一篇文章《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的创刊号上。这是1978年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个报告。文章分四个部分，提到了民族识别的理论、我国民族识别的背景和民族识别的经过，在第四部分讲到了当前民族识别的任务和遗留问题，在讲任务时第一个问题就讲到了“平武藏人”。现在我们讨论的白马人，他当时叫白马藏人。当时，国家民委曾经把解决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布置，从1979年起，连续发了多个文件，要求抓紧解决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本书叫《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是由当时负责民族识别工作的副主任黄光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施联朱共同主编的。

由于种种原因，白马人的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还曾开过很多的

会，我们调查组也开过两次会，请学术界讨论。后来白马人的问题越传越大，当时听说国家民委很快要宣布白马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我发表的文章也引起了正反两方面的讨论。但有些人认为在川甘地区要求识别的民族团体太多，怕引起连锁反应，因此白马人的识别工作就停滞下来了。

1981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发现了9种手抄本《西番译语》的综合对照本。这是明清时期翰林院用汉字和藏文记录的川西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明代有3种，清代有9种。当时没有复印设备，我只好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在抄《西番译语》的过程中我发现，其中有的译语与藏语完全相同，可以断定其记录的是某地的藏语。在这9种《西番译语》中，有4种与藏语完全不同，其中一些语言很容易辨别是某种已知的语言，比如“嘉绒语”，因为我手头有20世纪50年代记录的嘉绒语的词表。经过核对，我发现在9种《西番译语》中有一种记录的是白马语。那么这种译语到底记录的是哪个地区的白马语呢？白马语分布在四川、甘肃的三个地区：绵阳地区平武、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和甘肃文县的铁楼。我曾在平武的白马路等地调查过白马语，拿那个地方记录的常用词表与九寨沟勿角、马家一带的白马语做比较，虽然有一些差异，但基本内容差不多。我们在最近出版的《白马语研究》的词表中，分别进行了比较研究，将白马语分为两个方言，即四川方言和甘肃方言，三种土语是平武土语、九寨沟土语和文县土语。

关于《西番译语》中的白马语，虽然记录的时间是在260多年前，但与平武现代白马语很接近，而且该书的前言里明确说，该地为“龙安营属”地，经考证，应为今平武县境内。我在《白马语研究》中已经公布了《西番译语》中的740个词、短语。1988年我受日本京都大学的西田龙雄的邀请去日本进行合作研究，共同编著了《白马译语研究》，在日本出版。1992年，本书的两位作者还到四川平武县举行了赠书仪式，由于这本书当时只印刷了300册，因此国内现在很难见到。

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白马语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很多语言、很多族群接触以后出现的。把白马语和藏语、羌语进行初步的比较研究就可发现，白马语既不是藏语的一种方言，也不是羌语的一种方言，白马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

但它的语言成分非常复杂。清代记录的 740 个常用词和短语中，与平武白马语进行对照，有 92% 是相同的，从乾隆时期到现在的 300 多年间语言发生了 8% 的变化。这说明语言一方面是比较稳固的；另一方面是变化的，但变化是非常缓慢的。一般来说，一种语言分化成方言要一千年以上的时间。我们把白马语分为两个方言三种小土语，它们之间的差别在 30%—40% 之间，这说明白马语的分化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我们把 3200 个白马语常用词与藏语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有近 30% 的词是相关的，其中多数是文化词，说明白马人接受藏族表层文化的影响很深。这可能是长期接触形成的。这个数字很重要，也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中白马语中保留了最原始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最古老的词，这部分词占现代白马语调查词汇总数的 20%。同时，白马语又受了汉语深刻的影响，也有 30% 的汉语借词，这比藏语借词还要多，其中还有很多古老的汉语借词。白马语中还有一些词与羌语接近，比如：馍馍，白马语念 “kha³¹li⁵³”，羌语的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都读 “qha³¹li⁵³”。“馍馍”天天都要吃的，读音与羌语很接近，区别仅仅是羌语中的第一音节的声母是小舌音，而白马语中的是舌根音。这一类的词汇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举例了。从白马语的 3000 常用词的组成来看，一部分是原始的遗存，它是从最早的汉藏语系中分化为藏缅语族，再由藏缅语族分化为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喜马拉雅南麓的语言等。其中还有 15%—20% 没有解开的底层现象，也是与其他语言不同的一部分词，有人猜测是氐族语言遗留下来的词。由于历史上的氐族没有留下任何语言词汇的信息，无法与氐族语言做比较，现在我们只能够说它是来源不明的词。与藏语表层接近的有近 30%，还有一部分与羌接近。与藏语接近的 30% 是表层文化词。表层的比重大，底层的比重小，这说明白马语在 1000 多年的历史演变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白马语是藏缅语族中的一种语言，这是毫无疑义的。它有藏缅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确凿的证据。这些词在羌语支、彝语支、喜马拉雅南麓语支等 300 多种语言中都能找到 20% 左右的同源关系词，这说明整个藏缅语族有一些相同的部分。比如数词一至九，羌语、彝语、喜马拉雅南麓的语言，以及汉语广东话中都有相似的发音，这反映了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最

核心的部分。

语言是很重要社会现象，作为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在与其他族群接触过程中，会借用词语，每一种语言都是这样，没有例外。我们可以把语言的接触分为五个层次，其中最低的层次就是借词。强势的语言会向弱势的语言输送词汇，所有少数民族语言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其他语言的词汇。比如，白马语从汉语中借用的词有 30%，根据语境情况，可以把这些词汇依据它们的语音特征切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分成很多层次，可能有汉代、唐代的，也可能有宋代、元明清时代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汉语的特点现在很容易定位，比如声调的划分、辅音的清浊、l 和 n 的区分、尖团音的划分、韵尾的特点等，此外词义也是重要的证据。这些特点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汉语的特点。白马语的汉语借词也可分为许多层次，这些层次说明白马人与汉人的接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跟藏语的接触，从借词的内容来看，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但这个历史层次跟汉语相比，虽然数量很大但，却浅得多，也晚得多。所以这也正是它不同于藏语的地方，藏语中的汉语借词比白马语的少。我把白马语放在了藏缅语族中的藏语支，是因为它的表层文化跟藏语有很深入的接触。语言学家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还需要历史学家们、民族学家们去证实，即到底什么时候，什么历史阶段白马人与藏族有深入的接触。我在专著和文章中的观点，引起了一些藏语研究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20世纪 90 年代研究藏语的专家张济川、黄布凡发表文章认为白马语是藏语的一个方言，而且属于康方言，张济川曾在法国的《东亚语言研究》上发表文章阐述他们的观点；我也提出了新的论据，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不同观点的文章。因为学术是需要争议的，需要各自找出论据来探求真理。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呢？最近出版的《中国的语言》，从语言国情的角度列出了 129 种语言，白马语是其中的一种，白马语作为一个独立语言的地位在本书中已经被肯定。该书是反映中国语言国情的很重要的著作，全书共有 360 万字，2600 多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还为其举行了首发式。目前也没有再出现新不同的学术观点。所以，白马语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地位已经被学术界肯定和认可。

二、白马语的保护与挖掘

(一) 为什么要保护白马语

为什么要保护白马语？因为白马语已处在濒危状态。我是1978年到平武去进行调查的，那时当地会说汉语的人不多，其中只有几个干部会说，其他人都讲白马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九寨沟被开发成旅游热点，平武处于去黄龙、九寨很重要的旅游路线，由于家庭旅馆的开设，现在很多白马人都会讲汉语，甚至会说英语，能说双语者、三语者很多，甚至一些年轻人、小孩都不讲白马语了，尤其勿角和马家等地的白马语消失得更厉害。随着老年人的相继去世，现在的小孩进学校大都讲汉语和普通话，基本上不讲母语。

大家知道，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国家为了保护羌族文化，在灾后重建中计划建设“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据调查，30万羌族人口中有六七万人会讲羌语，其他人都不会讲了。我们曾提出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传习所里，要把保护羌语纳入保护对象。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为羌族创造了文字，但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停止了。创造文字是保护语言和文化的最重要的举措，但在讨论“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规划纲要时，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一些专家却不同意把羌语保护写进保护纲要的文件中去。这涉及语言是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是保护对象的问题，大家意见不统一。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主要的依据是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其中没有将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仅仅是把语言的产品（口传文学）作为保护的对象，具体来说是只保护语言产品，不保护语言本身。据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过程中，有些国家不同意将语言作为非遗的保护的对象，因此产生了意见分歧，据说是些不承认自己国家是多民族国体的国家。当然，我国的国情是，宪法明确规定我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联合国社科文组织在通过公约时采用了一个模糊的办法。但是，联合国社科文组织的一些官员及总干事，都认为保护语言尤其是濒危语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一项长期任务；他们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将语言与口传文学的关系比作树叶和树根的关系。他们说，语言是树的根，口传文学是树的枝和叶，枝和叶是靠根来输送养分，没有了根，枝和叶是保不住的。

白马语已经处在濒危状态，预计再经过几代人以后可能就没有了，那么口传文学就没有了载体，无法再继续生存下去。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批准了3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219项，省部级的有7109项，地、市、县级的有7万多项。据我不完全统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非遗项目是直接靠语言来传承的，例如秦腔、苏州评弹。如果陕西话、苏州话没有了，秦腔、苏州评弹当然就不存在了。所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没有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将消失。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是靠语言作为技艺记录来解释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体来看，这两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了三分之二，可见语言的保护和传承是多么重要。

2011年5月30日到6月1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的保护濒危语言会议上，许多代表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会议的提建议阶段，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既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没有把语言作为保护对象，那么就应该考虑另外建立保护濒危语言的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联合国要保护濒危语言，中国应该跟进。中国有130多种语言，很多处于濒危状态，急需组织力量加以保护，我国已于2012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保护非遗公约。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濒危语言的公约，那么我们国家制定保护濒危语言的法律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如何保护白马语

保护濒危语言最主要的方法是把它记录下来，传承下去。而记录也不单是靠文字记录，不能仅靠写一两本书把它记录下来，现代化的手段有很多。我们目前所做的有关白马语的研究只是初步的，仅仅记录了3000多常用词。保护一个语言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是编词典，我们已经编辑出版了二十几部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典，每一个语言要深入研究就要记录下几万条词，最少也要记录一万多条。这样才能把语言的词汇及其知识系统保存下来。

昨天我们去村里参观民俗活动，在一个小院子里有人在织布。过去我们在羌族地区调查语言时，羌族的织布机上有 40 多个名词，我们当时都记录下来了。昨天，我问表演织布的人，织布机上的织布刀、梭子、经线、纬线以及许多零件的白马语名称，他们都不知道，不会说。所以，我们今后要一个语义范畴一个语义范畴地去记录。这次会议的会前文集中，有一位学者提供的白马人的草药名，我觉得很好。白马人过去用中草药治病，我们原来只是简单地记录了大黄、当归等十几种药名，没有真正深入地把这些名词挖掘出来，把治病的各种技艺记录下来，而这些词汇和技艺正是这个民族知识精髓之所在。我们要把这个民族的整个知识系统保护下来就要编词典，编好词典后再请白马语说得好的老人读出来，用多媒体把声音记录下来，放在语言档案馆里。在整理挖掘中，尤其要注意要把保存在白马老人记忆中的口传文学作品，如故事、长诗及其他各种语言材料，挖掘、记录下来。因为现在的小孩子都不会讲，只有老人会讲，我到平武调查时发现会讲故事的人不多，但陇南文县铁楼的白马人中有会讲故事的。我们现在一定要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在白马语快要消失的情况下，把它保护下来。

最后，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1994 年我到欧洲瑞士去参加国际语言立法会议，欧洲的语言学家们说：“你们现在搞西部大开发，这是中国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要记住我们欧洲在工业化上升时期，没有注意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致使许多少数民族的特点消失了。现在想要恢复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你们千万不要再走我们工业化上升时期所走过的老路！”这是前车之鉴，在保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要重蹈欧洲工业化上升时期的覆辙。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孙宏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载古元章、张金生、邱雷生、毛树林主编《首届中国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